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Deleuze :**  
**« La clameur**  
**de l'Être »**

**德勒兹：存在的喧嚣**

**Alain**  
**Badiou**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杨凯麟 译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 德勒兹：存在的喧嚣

[法] 阿兰·巴迪欧 著 杨凯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勒兹:存在的喧嚣 / (法) 阿兰·巴迪欧著; 杨

凯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0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9965-3

I. ①德… II. ①阿… ②杨… III. ①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1925—199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1357 号

© Hachette Littératures, 1997

Deleuze: «La clameur de l'Être»

By Alain Badiou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s © 2018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05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书 名 德勒兹:存在的喧嚣

著 者 [法] 阿兰·巴迪欧

译 者 杨凯麟

责任编辑 徐 熙 张 静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10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965-3

定 价 4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如此遥远！如此贴近！ .....	001
哪个德勒兹？ .....	010
被更新的大写的一概念 .....	012
纯粹化的自动机制 .....	014
“单调的”生产 .....	017
存在的单义性与名称的多样性 .....	023
海德格尔的界限 .....	026
大写存在的单义性 .....	029
名字多样性 .....	033
方法 .....	039
反辩证法 .....	039
直观的经历 .....	044
虚拟 (le Virtuel) .....	053
重新思考的基础 .....	056
虚拟之歌 .....	060

时间与真理 .....	069
虚伪的力量 .....	070
记忆与遗忘 .....	081
永久轮回与偶然 .....	085
论三种悖反常理 .....	086
“真正的掷骰子” .....	094
尼采或马拉美? .....	097
域外与褶皱 .....	100
“反笛卡尔主义” .....	101
褶皱的概念 .....	105
特异性 .....	119
德勒兹文选 .....	130
存在的单义性 (I) .....	130
虚拟 .....	135
哲学的意义与任务 .....	142
存在的单义性 (II) .....	145
运动与多样性 .....	147
反真理的时间 .....	153
域外思想 .....	156
书目 .....	160

## 如此遥远！如此贴近！

我与吉尔·德勒兹的非关系（non-rapport）真是一出奇怪的故事。

他是我兄长，但不是因为年纪的缘故。四十年前，当我还是高等师院的学生时，我们就已知悉在索邦可以聆听到令人惊愕的课程，不管是论休谟（Hume）或是论《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都很不同于其他地方宣读着的课程。德勒兹的课，我去找来笔记，我要人向我描述语调、风格、支撑概念发明且令人震惊的身体展演。然而——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曾在场，我不曾经历。

在六十年代初，介于我的萨特式青年时期与我对阿尔都塞、拉康、数理逻辑的频繁探访问的摸索中，我阅读他，既没有从他获得重大的支持亦未发现可供识别的对手。特异、优美却远非对我的浪游有所帮助。他参照的典范（斯多葛、休谟、尼采、柏格森……）都对立于我的（柏拉图、黑格尔、胡塞尔）。即使我知道他极为关注数学，他的品味

却在于微分计算、黎曼空间 (espaces de Riemann)。他从中汲取强大的隐喻 (是的, 我坚持, 是隐喻)。我则较喜欢代数、集合。我们在斯宾诺莎上有交集, 但是“他的”斯宾诺莎过去 (现在仍然) 是我不认识的创造。

来到红色年代, 1968年, 巴黎八大 (université de Vincennes)。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毛主义者, 被我们称为“欲望-无政府主义者” (anarcho-désirants) 的哲学启发者德勒兹, 是一个因为置身“运动”内部而更加可怕的敌人, 而且他的课是大学的“名胜”之一。我从未缓和我的论战, 共识并非我的强项。我那时曾以重炮言论攻击他, 我甚至有次率领一组干预“大队”到他的课上。我以“流动与党派”这个特殊标题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反对他关于群众运动与政治关系的概念 (或被假设是他的概念)。德勒兹毫无所惧, 几乎是慈父般的, 他说我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自杀”。

当他从一件涉及授课法规的隐约纷争感到我在弗朗索瓦·雷诺 (François Regnault) 与波雷依 (Jean Borreil) 的掩护下企图操控系所转往政治目的的方向时, 他, 与利奥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并不真的生气。他在一篇文章上署名, 在上面我被指控意图将所谓的系所“布尔什维克化” (bolchevisation)。如果这不是要赋予我大大的荣耀, 就是, 比较可能地,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一种极狭隘的想法。紧接着便是德勒兹-夏特雷 (Châtelet) -利奥塔

这合法三人帮毫无阻碍地取回“权力”。

德勒兹忠实于尼采，在思想上不是怨懣之人。一切书写都必须被阅读为一种开端，而非遵循运用或耗损的算计。我学到他在《论意识型态》（1976）这本小书所赞扬的“阶级”与“群众”区辨方法，我将它运用到政治程序之中。而差不多就在此时刻中——我们正处于“左派”力量瓦解的时期，且我对于此历程不可磨灭的忠贞会被任何显然的退却所激怒——我倾向于认定他为自发性运动的赞颂，他的“自由空间”理论，他对辩证法的愤恨，总之，他的生命与自然大写一-整体（Un-tout naturel）哲学<sup>①</sup>，是“法西斯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抗“法西斯主义者”：这下可好了！

然而，几乎是紧接着，我被他对“新哲学家”的公开

---

<sup>①</sup> 译注：法文书写常以前缀大写强调某一特定词汇的抽象或概念用法，并藉此区辨其一般性意义。由于汉语缺乏类似表达或符号，故凡引文或概念逢此用法时将以缩小的大写作为前置词，以标记其为前缀大写的独特表达。至于像思想、存有、事件、意义……等抽象词汇，德勒兹亦不乏前缀大写之例（Deleuze 1991, 196；1988, 90），大写思想（Pensée）与小写思想（pensée）的差异的确不易掌握，但这种区辨对德勒兹而言绝非单纯的文字游戏，因为关于“单义性”（univocité）或回荡于所有思想的唯一“大写内在性平面”（Plan d'immanence,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0, 320；1991, 51）一直是理解其哲学的关键，就某种意义而言，大写思想所指向的正是这种既是存有亦是思想的单义性，其与小写思想的一般性意义是绝不一样的。由是，首字大写或小写的意涵可以涉及德勒兹哲学中关于差异与重复最深邃的辩证，其一方面似乎需要在翻译过程中采取更谨慎与清楚的区辨，另一方面关于大写与小写、重复与差异间的哲学赌注也尚待吾人进一步深究。当然，在词汇前加注大写之法乃权宜之计，期望未来能有更佳解决方式。此外，在某些场合里，德勒兹亦曾将整个词汇或句子以小号大写字母（petite majuscule，如 IMAGE = MOUVEMENT, Deleuze 1983, 86）印出，这似乎较是为了强调该词汇或句子的关键性。在此情形下，我们仅以黑体字表示。



猛烈修理所震惊，他很清楚地认清，藉由修正哲学家与媒体及舆论自由保留地带的传统关系与藉由作为共产主义“庸俗评论”的传声筒，他们已触及思想本身。我开始自忖，当新的序列开启且其他对手爬上舞台时，思想的联盟便将动摇，或翻转。

1982年，我出版一本过渡时期的哲学著作《主体理论》。我企图在一种兼容于诸时代政治资料与我的马拉美及数学研究的框架下重塑辩证法。就在我正处于对我的哲学企图最轻蔑沉默的公众孤独中（这是由我痛恨的左派、密特朗主义所收编的时代），德勒兹寄给我一封表达赞赏的手信，我大受感动。其实，他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特别是他已接受我跟总统共进午餐这个超级丑闻。他应是如何地窃笑啊！

要强调的是，除了极罕有的行政场合之外（我实际上抵制系所与大学的所有运作，除了我的课），在1982年我总是没能与德勒兹“相遇”。既没在城里晚餐，亦未到家里拜访；既无小酌，亦无聊天散步。而且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逝从来没有，唉！

就像打撞球，交互主体性的“一击”常是间接的。时代的转变——在哲学上——对我显示在与利奥塔的理论长谈中，从已经病笃的夏特雷家里聚会归途中在他的车上。利奥塔将这个平和时期对比于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在“帐篷”里的彻夜相遇。不久后，利奥塔建议我对他称为他的

“哲学著作”从事评论。这书就是《歧论》(*Différend*)。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文章出版在《批判》(*Critique*)，而且以对于政治颉颃 (*antagonismes politiques*) 的简单摘要取代分析、比较、异议。必须承认的是，接续于表现运动活力的斥骂 (“布尔什维克!” “法西斯分子!”) 之后的，是知识分子不共容的反思决定 (真理事件的哲学对立后现代的哲学)，在密特朗共识的冰冻表面下表达了未来思想的潜伏力量。

《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 在 1988 年的出版圆满地完成——对我而言——新时代的入口。经由多的本体论 (*ontologie du multiple*) 的发展，我逐渐意识到这是我相对于德勒兹而非别人所铭印的企图。因为德勒兹很久以来便指出，多的思想在二种典范下操作：开放多样性 (柏格森式血缘下) 的“生机” (或“动物”) 模式，与集合的数学化模式，或者也很可以称为马拉美意义下“星状的” (*stellaire*) 模式。从此可以不怎么谬误地指出，德勒兹是第一种当代模式的思想家，而我则致力庇护第二种模式直到其最极端结果。总之，我们在 1992 到 1994 年间的书信争论以“多样性”观念为主要参照，他主张我混淆了“多”与“数” (*nombre*)，我则主张他在斯多葛主义、虚拟大写整体性 (*Totalité*) 或德勒兹称为“混宇” (*chaosmos*) 之物间立场不坚定，因为就集合而言，既无普同集合、亦无大写整体也无大写一。

比较我们俩人并不是荒谬的，这渐渐成为公开的信念。1992年，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以巴迪欧/德勒兹对偶来发想，撰写我论文集《前提》（*Conditions*）的序言。稍后，艾利耶（Eric Alliez）在他带着德勒兹观点的当代法国哲学“报告”中，却将我的努力记载在“离开”现象学的运动之下，而在他的眼中他的主人完成此蓝图。

当然，这既不涉及同一性，亦非融合。这涉及的是正面的对立，但今日吾人对哲学的要求，对于其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都概念性地指向一种共享的信念：多样的内在性思想信念。

1989年，《哲学年鉴》（*Annuaire philosophique*）在体现了对哲学批评状态短暂修正的企图下，提出要对《褶皱》（*Le pli*, 1988）写一篇文章，我对于作为执笔人着实很满意。

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且为之着迷。我认为，我毫无保留地给予其全面的公正评价。当然，记忆力好的人会认为，经历15年前对德勒兹的政治辱骂后，我现在没有“权力”——除非是中介性质的自我批判——如同我所做的那样向其致敬。这丝毫不是我的想法。政治的序列，其事件性的打击是一回事，哲学的永恒性——即使是它在政治条件下的建构——是另一回事。看来这也不是德勒兹的想法：他在读完我的文章后，寄来一封认真的信，非常友谊性的，几近温柔。他作出结论，在这种条件下他剩下的唯一该做

的事，就是轮到他对我的概念采取立场。他因此成功地说服我：我们丝毫没有决定（而且根本是背道而行！）却已构成一对吊诡的搭档。

1991年才是展开一场真正连贯的理论讨论时期。这是由我主动发起，且对我而言，导致三个要素的突然构成：

——评定，多年来德勒兹与迦塔利在一种聚合且几近融合的观点中工作。难道这次不会有一种分歧或对比式的“合作”？无论如何，他的系列理论系统性地推崇分歧，且仅将聚合视是一种实际化（actualisation）的“封闭”个案。

——信念，对“哲学终结”这个广为人知的主题我们彼此间完全没有争执，我们在创作上没有差异，至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志同道合”。

——观念，重新与伟大经典争论衔接起来，这既不是令人悲愤的闭关自守，亦不是无关紧要的“讨论”，而是寻找我们在可感知的观点（point sensible）上的截然对立的立场，在那里，我们在创造不同的概念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我因此提议德勒兹，我们应相互通信，为了在他确切的含混明晰（或隐晦区辨）中建立我们的动态分歧应该这么作。他回答我，他很中意这个想法。

在当时，他与迦塔利完成一个决定性的聚合合作，《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1991），获得了巨大且正当的成功。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关于我的批注，在我关于《褶皱》的文章之后，德勒兹终于加入了。为了给

予答复，且为了准备战场，我投入我在国际哲学学院的四堂课程给德勒兹与迦塔利的这本畅销书，既未削弱他们（我真的进入细节中），也绝未宽容以对。

对我而言德勒兹似乎在此刻犹豫是否实际执行我们的通信协议。在这犹豫的漫长进展中，我很明白巨大的黑暗正上演着：如同灾难般的迦塔利之死；他自己愈来愈糟糕的健康，使得每日必须拨出数小时来书写本身变得有失谨慎。必须像我曾收到这些一律撕扯、歪斜、颤抖与猛烈的长信，才能理解书写——思想——竟可以是一种极尽苦痛与短暂的胜利。然后，是如此由过去的伤痕中抽离，如此以教义与生机勃勃地朝向肯定与创造性的新生。德勒兹完全有一缸子的好理由不将他哲学的无边声誉参与到我自己所瞄准的、与他有反差的规划中。何以他要服务于我——我，这个曾强烈诋毁他的人；我，在我们的情况中，虽然争论已回到平静岸边甚至有了兄弟之谊，反而疏远了他的我？

他坐实了我的忧虑，终于写信给我明确地拒绝，他考虑了每况愈下的健康，时间已不足以投入这场书信交流，他想要用一封巨细靡遗的评价与质问的信来解决问题。我收到这封优美的信，并且以不过于谦卑的方式给予回复。他回复我的回复，且循环如是；作为宣称为不可能的真实（réel）的自我展开（se déplie）是绝对不可能的。随后我们之间又通了十几封信。

接近 1994 年底，我们决定我们的任务已完成，我们已再无法前进分毫。对我如同对他一样，我们争论的焦点已经昭然若揭。不久后，德勒兹写信给我说，重读这些信后，他觉得太“抽象”，质量低劣。他以一种相当粗鲁的方式告知我，他已撕毁他信件的所有复本。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愿任何人浏览这些文章，更别提出版。

当时，望着如同是对我们交流全盘否定的最终评价，我有点苦涩，而且正因我们一直没有碰面，在生命的差距与生存的流转中，我臆测有某些外部的影响，或者某些隐秘的算计，如同普鲁斯特小说中的妒嫉者所作的一般，我被距离所引致的谜团所深深苦恼。

突然间，死亡。它将这些信函变成一种私人的宝藏、一座陵墓、一个最终的慷慨。

当尚特尔（Benoît Chantre）以艾榭特（Hachette）出版社的名义请我撰写一本关于德勒兹思想的论文时，我自付这就如同是一封长篇且最终的死后信函。对我而言，这将不是报告——描述——他曾思考什么。而比较是完成不可完成者：一场冲突的友谊，在某种意义下，从来不曾发生。

## 哪个德勒兹？

德勒兹的形象既激进又温和、既孤僻又善于交际、既生机又民主。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教义鼓舞了欲望的异质多样性且致使其毫无拘束地被实现；它关注于差异的尊崇与肯定；它由此建构了对极权体制的概念批判，如同它由此实际地指出一个事实：德勒兹，在这个与福柯泾渭分明的点上，坚持与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运动保持距离。人们认为他为身体保留了权利以对抗令人恐惧的形式主义；他对于系统化精神毫不让步，总是宣扬大写开敞与运动、毫无预设规范的实验。在他仅认得案例（cas）与特异性（singularité）的思想方法中<sup>①</sup>，他稳固如山地对抗着辩证法

---

<sup>①</sup> 译注：singulier 指单一的（相对于一般的）、个别的（相对于复数的）、独特的（相对于普同的）、稀罕的、怪异的……作为德勒兹与许多法国当代哲学家的重要概念之一，此法文词汇并不易被周延翻译为中文。但无论如何 singulier 简单译为“独特的”并不適切，因为如此一来便无法明确区别于 particulier（独特的、特有的、私人的）或 spécial（特别的、特殊的、专门的）。后两者对德勒兹而言隐寓某种预设或既存的标准与比较，而 singulier 并不是通过任何比较获得。基于概念翻译的困难，本文权宜采用日文译者用法，将抽象名词 singularité 译为“特异性”，形容词 singulier 译为“特异的”。（ドゥルーズ/ガタリ，13）

辗转式的抽象化作用 (abstractions)。人们亦认为他属于现代 (后现代?) 的“解构” (déconstruction), 源于他传授着对再现的决定性批判, 以意义的逻辑取代真理的探寻, 以生命创造的内在性之名向超越的观念性 (idéalités transcendantes) 战斗, 简言之: 将他的石块掷往形而上学的废墟、“柏拉图主义的颠覆”, 藉由变幻莫测的实际化作用、辐射的系列、无法预料的创造等游牧律法 (nomos) 的推崇, 对立于大写本质的定居律法。人们在参照对象的晶莹闪烁中看到对这种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肯定, 画家 (培根), 作家 (普鲁斯特、梅尔维尔、路易·卡罗尔、贝克特……), 性的异轨 (马佐赫), 非同凡响的哲学家 (怀海德、塔尔德、邓斯·司各脱……), 隐喻化的数学家 (黎曼), 无数的电影导演, 大量几乎名不见经传 (但不是对他) 的作者, 针对晦涩问题的文章或小册子, 被他才华洋溢地重新思考, 广及社会学与生物学、美学与教育、语言学与历史学等等。没错, 所有这些都突如其来地被召唤于肯定与曲折的网络中, 与哲学教育界的关注与典范表面上远之又远。

人们最后判断, 对所有构成其时代之物好奇、捕捉闪亮的事件表面来驾驭其思想, 褶皱其神奇的书写以跨越意义的杂驳区域, 这样的德勒兹是一位发明家; 且回应他冠予莱布尼兹在古典时期的美德, 他是当代的巴洛克人, 我们的多样、杂交、无共通规则宇宙的共存等欲望。简言之, 我们的全球民主主义 (démocratisme planétaire) 在此寻获



可以反思与铺展之物。德勒兹如同是世界的含混（confusion）的欢愉思考者。

## 被更新的大写的一概念

对于思想，世界的含混无疑地首先就意味着，既非大写的一亦非大写的多样能给予其理由。既非这个世界处在意义的可定位运动中（比如，大写历史的意义），亦非它处在稳定分类、有意义部分具备可行细节的体制中（如同过去那些清楚区分无产阶级与布尔乔亚之物的概念，或能给予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不结盟阵营具有意义的法则）。而德勒兹似乎首先是宣称我们必须放弃以大写的一与大写的多样来分配存在的人，现代思想所起始方法的姿态就是处于这种对立之外。如果对他而言，重复是重大的本体论概念，正是因为其既不任由大写的一的永久性亦不由可同一诸项目的多样来思考，其外在于这些对立：“重复既非大写的一的永久性，亦非多的相似性。”（D. R., 164）更一般地说，“既无一，亦无多”（F., 23）。

但正如总是存在德勒兹著作中的，静态（量化）对立的远程（au-delà）总是结束于其项目之一的质性假定。然而，相反于普遍的意象（作为欲望与流浪安那其之多样自由的德勒兹），甚至相反于著作中玩弄多样/多样性对立的